

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蔡仲德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

从 马 克 思 到 邓 小 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蔡仲德

同济大学出版社

(沪)204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有五部分：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二、列宁：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三、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四、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五、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书为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而作。

责任编辑 张智中

封面设计 李志云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蔡仲德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8 号邮编 20009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虞科技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120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3.00 元

ISBN7—5068—1346—1/D·51

前 言

中国已经巨变，还在继续大变。

这种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5 年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逐渐展开的。

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之后，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就脱出常规，更加迅猛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这种变化的广度、深度及其“力度”，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前所未见的。

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一家大报，1992 年 2 月 22 日，用头版头条作了这样的报道：

1992 年 2 月 21 日 9 点 30 分——这一时刻应记入

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史册

上海证券交易与国际市场接轨

电真空 B 种股票昨天首场交易一派兴旺

这条消息还同时配以两篇评论：新华社记者的《中国股市现状》与本报评论员的《喜看 B 股上市》。这样异乎寻常的

版面处理,更突出了这一消息异乎寻常的意义,给人极其强烈的印象。同日该报彩色增刊中的一幅漫画,用“金钱”、“幸运”和“猴子”等几个英语单词,烘托出了一行汉字:“猴年主题——财运亨通”。这实可谓是“画龙点睛”之作。

一年之后,1993年2月23日的这家大报,又发表了一篇《禹作敏论》。此文为“解‘大邱庄致富之谜’,也就自然找到‘庄主’——禹作敏。”据称,禹作敏是“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肯定”的“杰出人物”,“是个帅才人物”,是“出类拔萃的企业领袖”,“是一位新观念、新思想的倡导者”,“也是一位具有相当勇气和毅力的改革家”,“也是一位优秀组织家”。据称“禹作敏能创造性地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并能用农民的语言加以阐述,因此禹作敏的语录在大邱庄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数不清的‘禹作敏语录’,为他确立大邱庄领袖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据说,禹作敏“赢得大邱庄农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以致于大邱庄人为禹作敏坐‘奔驰’600型超豪华轿车而自豪,认为‘老头子’(对禹作敏的亲切称呼)的车有多好,大邱庄的日子就有多好,老头子的车跑得有多快,大邱庄的发展就有多快。”

“莫非世道真变了?”

这是70岁的谷如真老太太“半含笑意,半透惶惑”的发问。1992年7月31日文汇报长篇报道《“我是怎样买股票的”》讲到了她错买100张股票认购证,其儿子却因之“财运亨通”的又哭又笑的经历。这位原先相信菩萨的老太太对记者说:“我是活了一生一世,也没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老天爷会不会有报应?从那时起我心里反而更不安生了,又偷偷烧起香来。当然,好多人对我说买股票发财是合法的,还告诉我邓小平到南面去讲过的话,说他也支持买股

票，可以搞活经济。所以这几天我在想，莫非世道真变了？”

“世道是变了”

今年4月3日《金融时报》周末版的一篇专栏文章，用套红的这个大标题，作了颇有气势的肯定。其根据之一就是：“面对敢不敢招聘剃大富的提问，山东蓬莱市司家庄书记司继双说：‘我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用的是他的技术和知名度，他有什么思想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能对我们的经济做出贡献……’”。

“从一滴水看海洋”。从上述几个事例，人们不难觉察中国发生了何等的变化。恰如1992年11月25日经济日报《话说徬徨心理》一文所说：

“世界变得愈来愈陌生了。

……。

过去信奉的，今天或许错了；过去崇尚的，今天遭到鄙弃，过去令人钦羡，今天或许一钱不值；过去看不起的，今天趋之若鹜……”。

“变化是如此迅猛”，“反差是如此强烈”，“对比是如此鲜明”，……。

人们不免感到眼花缭乱，莫名其妙。一方面，人们为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足进展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困惑迷茫、疑虑徬徨，也很自然地随之而至。

真的，当今中国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本质呢？

现在种种风头十足的事情和人物，果真都是“新”的吗？果真都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和仿效的榜样吗？

现在种种时髦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果真都是“新”的吗？果真都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吗？

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吗？它们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然、所必需的？

从根本上来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到底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它应该把中国带向何方？……

凡此等等，确实都是很需要弄清楚的。

目 录

前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1
- 二、列 宁：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22
-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44
- 四、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57
- 五、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1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 从空想变成科学

(一)

最近，报上有篇文章说：“马、恩逝世以后的一个世纪中，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拿来付诸实施，遇到了重重困难。社会主义客观上需要进行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向当代社会主义的转变发展。”“第二次飞跃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质变。其实质，是突破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原则描述，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当代生产力的内部结构、质量及外部联系都发展到了马、恩所料想不到的高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照搬马、恩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必将逐渐丧失其生命力。”

这种论述是经不起些许推敲的。需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不能“拿来付诸实施”的；他们从来没有、而且从来否定给世人提供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从来不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学说。这些，也正是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别于一切其他社会主义理论，而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这篇文章的作者不顾这些起码的常识，却在那里大谈其“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发展”和“第二次飞跃”，岂不滑稽？这样的论述，发表于一家以知识界为主要对象的大报，而且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专页上，

岂非可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认真看待这种论述。因为，它正是当今中国一些时髦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概括反映，它同样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点明了这类观点的趋向和实质。这类观点，俯拾皆是，且举三家大报上的三例。

一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是不会害怕资本主义的，因为我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它所代表的生产力中，看到了社会主义最终成功的希望。我们要从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借鉴许多原来不熟悉的而对我们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要利用资本主义，从中汲取营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我们的目的是建立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只要对我们有用，就不必去考证是‘姓社’还是‘姓资’。”

二引澳大利亚一位博士之说：“如果社会主义的含义是指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享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其它服务，那么我要说，能成功”。

三从世界范围而言：“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混合型的，它的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本框架，揉进了不少社会主义成份，因此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日本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四保护，即：保护市场、保护消费者、保护投资者、保护国家和民族的长期利益和根本利益。”

据有关材料，世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 200 多种，世上的社会主义有 57 种之多。上述这些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当也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列，自有其存在的一定根由。但是，人们如果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发表见解，要谈论“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原则描述”等等，那么，正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3 卷序言和增补中所说：

“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对于那些不能读或不愿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卷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

(二)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5页，简称《马恩选集》），由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的三个多世纪中，始终伴随着数不胜数的、形形色色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学说，企求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苦难。

这种学说，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所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新书》（简称《乌托邦》）发轫，到19世纪三个伟大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集其大成，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现在人们公认的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消灭私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都是由空想社会主义大师们首先提出来的。例如，托马斯·莫尔就说过：“假如私有制存在，假如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我深信，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

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末，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被永远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圣西门的学生第一次提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概念。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则是由傅立叶和欧文提出来的。据有关材料，“社会主义者”这个概念，首先见诸于1827年11月欧文派的《合作》杂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1832年2月圣西门派的《环球》杂志首先启用的。因为，在19世纪20—30年代，在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暴露得比较明显和尖锐，社会问题严重，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方案和设想，称之为“社会主义”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恩选集》第3卷第409页）它既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又不能发现它的客观规律，当然也就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途径。

但是，恩格斯并未因此而对之全盘否定。恰恰相反，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说：“德国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

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说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马恩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恩格斯这里讲的正是由马克思与他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人类先进思想提出的任务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产业革命的完成而成熟，无产阶级也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了巨大的科学研究，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给社会主义学说以“科学地证明”，使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尽管是两个人的伟大合作成果，但恩格斯始终谦逊地把功劳归于马克思，称其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马恩选集》第3卷第34页）。恩格斯指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这样的科学基础。在《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恩格斯对此作了详尽论述，这是要谈论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可不读的。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恩选集》第3卷第416页）而“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马恩选集》第2卷第550页）

正如恩格斯所说，唯物史观的发现是整个历史观上的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马恩选集》第3卷第41页），这就是“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

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马恩选集》第3卷第423页）

剩余价值学说，则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由于这一发现“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马恩选集》第3卷第4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恩选集》第2卷第267页）“**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

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恩选集》第3卷第443页）

据此，恩格斯还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马恩选集》第2卷第527页）

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所在、精髓所在。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区别所在。显然，人们如果要谈论“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原则描述”时，是切切不可忘掉和忽视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描述”的。否则，又是切切不可妄论科学社会主义，自欺欺人的。

（三）

从前面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认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可以“拿来付诸实施”的，他们也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马、恩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既没有宣告来世的福音，也没有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他们只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将由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规律。他们从来不妄想以自己的理论去规范这种发展，而只是以自己的理论揭示这种必然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指明争取解放的必由之路。简言之，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曾请恩格斯

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撰文,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 1886 年 1 月 27 日给他回信说,因故不能写他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19—420 页,简称《马恩全集》)这就再清楚也不过地表明了马、恩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严肃的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同时,这也最好不过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万古长青”的根源所在。

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封闭自己的思路,更没有束缚后人的手脚。1881 年 2 月 1 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讲到共产主义社会将对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整时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马恩全集》第 35 卷第 145—146 页)

1894 年,年轻的列宁在驳斥米海洛夫斯基非难“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时,愤慨地指出: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弄巧成拙地暴露出自己不懂马克思,说马克思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哲学理论,而对于这种说法,他从马克思那里

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他是找错人了。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理论符合于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为根据，而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他也不能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这种观点，因为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已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十分明白而确定地声明过并被他用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选集》第1卷第57页）

当今我们有些同志，为了论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时，竟也在那里有意无意地把科学社会主义说成是“过时”的“空想”、“僵化”的“教条”、“封闭”的“模式”等等，岂不也和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弄巧成拙了？更有甚者，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艰难曲折，把这一过程中的局部失误、暂时倒退和可耻背叛，都归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灵，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从而怀疑乃至背弃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想另外寻找什么“真理”，另辟什么治世捷径，那就更是不足为训了。

第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对这一点，恩格斯有过这样明确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蜚居书斋的